路过殷港

朱幸福

虽然我不是殷港人，也没有在殷港工作或生活过，但对于青弋江畔安徽省芜湖县的这个叫殷港的地方，却并不陌生。因为我经常会路过那个地方，并且与那片土地上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夕阳下的殷港小镇 来自网络

徽商码头

殷港，也称南湖滩头，最早开垦于北宋崇宁年间，至1929年围圩成熟。它的得名与徽商有关。当年，徽商顺青弋江而下，从芜湖入长江，再奔赴全国各地，一时名噪天下。当他们的船筏到了青弋江下游时，江面宽阔，水势平缓，鹭鸟依依，风景苍茫，他们紧张的心情也因此放松下来，将船筏停泊在河湾处，生火做饭，上岸买点家禽鱼肉和蔬菜，把酒言欢。久而久之，岸边便有了专门做他们生意的茶庵、店铺。物物交换，互通有无，人气渐旺，成为一个殷实富裕的港湾。也有说最早是一户姓殷的外乡人家居住于此，还开了个杂物铺，与船上客商交换，遂称“殷港”。但那时，青弋江沿岸的集镇码头太多，进入芜湖境内就有弋江、西河、红杨、湾沚、方村、清水河等许多古镇老街，殷港委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直到1952年成为易太公社（乡、镇）政府所在地时，才和许多的乡镇政府所在地一样，有了学校、供销社、信用社、食品站、卫生院等，渐渐红火起来，以至于被当地的老百姓习惯地称为“殷港街”。

在我的印象中，并没有觉得“殷港街”与我读书工作过的咸保乡政府所在地“强湾街”有多大的差别，也没特意去逛逛。这些地方的繁荣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兴盛。那时，水路已经逐渐衰落，陆路运输开始兴起。殷港因为有芜（湖）屯（溪）公路经过，交通比较方便，人的思想也活跃起来，所以经济也比离公路较远的政和、咸保等乡镇发达。我们出门进城经常要经过殷港，但多是在车窗外匆匆瞥上一眼，就一掠而过。

公路枢纽

我真正接触殷港时已在咸保中学当教师了。当时，一条石子公路从殷港伸进来，经过强湾，一直延伸到水阳江大堤。我们出门可以坐三轮车或骑自行车，先到殷港，再转乘芜屯路上的公共汽车，才能到达县城或者市区。几个分配在殷港中小学教书的同学比我们交通位置优越，他们的宿舍便成了我们旅途的中转站。

我们去县里或市区，经常会将自行车丢在他们宿舍的门口，然后再坐车走，回来时拿了车再骑回家。有时太晚了，同学朋友也都会热情地挽留我住一夜。于是，晚间散步便会到殷港街逛逛。说是街，其实也只有二三百米，有十几家商铺和农家交错着，只有早晨会热闹一下，其他时间便冷清得很。青弋江大堤边是乡政府的大院，附近还有一个可容纳近千人的电影院，算当时最热闹的地方了。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我并没有进去看过一场电影。等我第一次走进电影院时，已是20多年之后了，电影院已经是几家小企业的生产车间。不过，高大的门头还在，“易太电影院”几个大字还在，空荡荡的舞台、斑驳的天花板、高高的门窗等，能让人看到一些电影院的痕迹。

艺创小镇

对于殷港，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但跑多了，殷港那地方的学校老师、政府干部、店铺老板等也都渐渐熟了。我还在这里认识了我的妻子。她当时在政府上班，我也因此对殷港格外关注。直到今日，每每提到殷港，我总感到有一些莫名的亲切。我曾多次将易太与我的家乡咸保作对比，总觉得易太人因为公路交通便捷，思想开放些，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搞多种经营，植果树、栽葡萄、种草莓，搞大棚蔬菜，发展经济。虽然在2003年末，易太和咸保都被并入了六郎镇，殷港和强湾都不再是乡镇政府所在地，但殷港的发展并没有慢多少。一是因为六郎镇政府将殷港作为工业集中区，重点发展工业，使得这片土地迅速热起来，厂房林立，道路宽敞，带动了三产的繁荣；二是因为殷港独特的地理位置，距离市区非常近，承接着市区人员物资的扩散和辐射；三是因为殷港人勤劳聪慧，种树养花，经营经济作物，拓宽了发展空间。经济强盛，市场繁荣，带来人员集聚。殷港成了人们心中名副其实的“小镇”。如今，当地政府又不失时机地提出建设殷港艺创特色小镇的规划，殷港也荣膺安徽省首批特色小镇、首批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和最具影响力特色小镇。

其实，建设殷港艺创特色小镇并不是空穴来风，只要到过殷港的人都会感受到它浓郁的文艺气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著名画家黄叶村曾在易太中学教书多年，现在殷港许多人家还存着他当年赠送的画作，应该已经价值不菲了。版画家冯今昌也曾在殷港生活多年，他是芜湖县最早加入中国美协的人。顶峰美术学校的进驻更是为殷港小镇锦上添花，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学生来此学习美术，考入大学。也许要不了多久，这个地处城乡结合部、经济发达、环境优美的殷港艺创小镇，就会以独特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如今，无论你从芜湖县城湾沚，还是芜湖市区进入六郎镇境内，都能看见宽敞的公路，如梭的车流，两边绿树成荫，花团锦簇，清风扑面，鸟鸣呦呦。农家小院的徽派建筑与时尚大气的现代建筑错落有致，相得益彰。入夜，路灯明亮，霓虹闪烁，音乐飞扬，广场上的人们兴致昂扬地起舞，马路边的农民正悠闲地散步聊天。殷港小镇，正向着“比城市更温馨，比农村更文明”的目标不断迈进。

殷港小镇 来自网络

震泽访古镇 慢品四碗茶

申功晶

震泽古镇位于江苏苏州吴江西南，毗邻浙江，素有吴江“西大门”之称，古时此地被唤作“吴头越尾”。过年去震泽，可以吃上一道别出心裁的地方特色——震泽四碗茶，这是土生土长的震泽人招待贵宾必喝的一道茶。

我们来到宝塔街老字号“四碗茶楼”。震泽的四碗茶，分别盛在四个瓷碗，看着就像四道精致的点心，连喝茶也讲究严格的次序：第一道是水潽鸡蛋茶，以前专门用来招待刚上门的毛脚女婿或毛脚媳妇，选两个农家散养土鸡下的蛋，涵“成双成对”之意，煮开起碗时兑入白糖盛入碗中，寓意以后夫妻生活“甜甜蜜蜜”，热气连着香气，嫩嫩的蛋黄，甜甜的糖水，吃进肚里十分消受；第二道茶，叫饭糍茶，茶楼工作人员抓起一把饭糍干放置于青花瓷碗里，撒上细糖，用当场煮沸的水冲入碗中，再用筷子捣匀，碗中饭糍白云片片、梨花朵朵，屋里清香四起，一碗喷香软糯的饭糍茶“诞生”了，入口刺溜爽滑，糯而不烂，一碗下肚，解渴又耐饥；第三道茶熏青豆茶，亦是“看来似茶又非茶”，白瓷碗里主料熏青豆，配料有胡萝卜干、紫苏、陈皮、黑豆腐干……上面还浮着一层芝麻，红、白、黑、青……五颜六色的，煞是好看。端在手里清香扑鼻，轻轻啜上一口，更是香味四溢。熏青豆沉在碗底，可以边喝边用手拍打，松脆喷香的青豆便会跳进嘴里。此茶能生津止渴，令人口齿留香。以上三碗茶都喝光，腹中饱意大增，接下来的第四道茶——清绿茶出场，才算是真正的茶，这最后一碗茶，温润清肠，清新爽口，可以一边欣赏窗外风景，一边慢条斯理地喝。

喝过四碗茶，在宝塔街上闲逛，来到了素有“江南大宅门”之称的师俭堂。“师俭”二字出自《史记》“后世贤，师吾俭”，师俭堂乃古镇望族首富“徐半镇”所建。徐氏世代经营米业、丝行、房地产，民间有谚“辑雅堂的房子，周坊元的儿子，徐寅阶的银子”。师俭堂坐北朝南，由南到北集河埠、行栈、商铺、街道、厅堂、内宅、花园、下房于一体。与寻常江南宅邸不同的是，一条街道将第一进行栈、商铺和第二进厅堂分割开来。师俭堂面阔五间、六进穿堂式高墙深宅，中轴布局规整严谨，如果每一进的大门洞开，站在第一进的河埠头，可以一眼望穿到最后一进的屏门，且地势渐次抬升，马头墙也一堵比一堵略高，寓意“步步高升”。这种集官、商、儒一体的建筑风格于此处体现得淋漓尽致。师俭堂的雕刻散布于门楼、厅、廊、屋、椽檐……门楼用质地细腻的水磨青砖打造了惟妙惟肖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戏剧故事：落地长窗上的浮雕“水浒”，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连环画册；藻井四方下垂木雕花篮，雕有梅兰竹菊；厅外四角的四只牛腿雕有护法神像，裙枋上还雕有四意八宝。师俭堂内有一座迷你园林——锄经园，占地不足一亩。这个袖珍园林，容纳了亭台楼阁、回廊假山、花草藤蔓，东壁回廊起伏有致，西垒假山上筑半亭；围墙上嵌空花漏窗，古意盎然，园内种植着桂花、广玉兰、枇杷、梅花，一年四季都有花可看。驻足庭院，遥想当年徐氏一门有钱有势，仍造福乡里，设义塾、修桥梁、出粟助赈、收养弃婴，帮助乡民度过危机，不禁肃然起敬。

据地方志记载，震泽有慈云夕照、飞阁风帆、复古桃源、虹桥晓眺等八大景观。放眼望去，一批批来震泽采风的摄影家扛着“长枪短炮”驻足禹迹桥下，等待那日落的美景。

方城葫芦烙画烙出小康梦

王小玲文/图

春节刚过，在河南方城县新集村的葫芦烙画车间里，村民们正在加紧赶制一批烙画葫芦订单。2018年，新集村积极发展葫芦种植和加工产业，并开发以葫芦文化艺术为主题的特色旅游。如今，全村已形成种植、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了农民增收、贫困户脱贫、土地增值、文化强村的“四赢”目标。

2018年初，为强化产业扶贫，派驻到新集村的扶贫工作队对产业项目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筛选，最终选择了集种植、加工、文化和旅游为一体的葫芦产业。一开始，村民们对发展葫芦种植颇有疑虑。不少村民认为，好好的耕地不种庄稼，种了葫芦不能吃也不能喝，没有多大用处。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扶贫工作队多方联络，请来了烙画传承人侯娜和本村学美术专业的大学生兰宏涛，帮助引导村民种植葫芦，并办起葫芦烙画培训班，手把手地教村民们学烙画。

令人惊喜的是，新集村的葫芦产业在第一年就获得了丰收。眼下，不少村民家的阳台上、窗户上和房前屋后的树上，都挂满了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葫芦胚等待加工。村里开发出的七类葫芦工艺品春节前已被全国各地的客商订购一空，有的客户在春节后又续下了订单。

“俺去年种了一亩葫芦，素葫芦按一块钱一个，一亩地万把块钱。烙上画后价值能翻10倍到20倍，今年打算再种二三亩。”新集村48岁的脱贫户兰才笑脸盈盈。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福、禄、寿和生肖猪等系列葫芦文化工艺品，托起了他致富奔小康的梦想。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发展葫芦种植产业和以葫芦文化艺术为主题的旅游产业，让葫芦烙画造福新集村人民，并将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下去。”中原工学院派驻新集村的第一书记陈厚民说。

当地村民在葫芦上烙画艺术图案

寻梦小桃源

罗昭伦

在重庆，除酉阳有个桃花源外，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桃花源”。它就是离重庆主城区70公里，素有“小桃源”美誉的万盛金兰坝。这里群山巍峨，林草丰茂，蜿蜒曲折的养生河汩汩流淌。河畔房屋古朴，青山飞瀑似帘，当地民风更是淳厚。

金兰坝是一平坝，方圆约3平方公里。汽车刚驶过一段幽静峡谷后，眼前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美池良田，星罗棋布。顺着依河而筑的公路往里走，在地界处有一座金龙桥。跨过桥，左前方立着一组古碑，掩映于青松翠竹之中。这里溪水潺潺，清幽宁静。一条古老而坚固的石堰渠绕坝而过，用它那甘甜的琼浆，滋养着万顷良田沃土，孕育着朴实憨厚的乡民。

在养生河右岸金龙桥处，曾经有一座石桥，叫桃源桥，修建于清朝道光元年（1821年），后被洪水冲毁。最醒目的是由举人罗星（号春堂）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题写、至今保存完好的“小桃源”与“桃源问津”这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盛赞金兰小桃源的绮丽风光和风土民情。其碑文也由罗春堂于咸丰二年撰写，同治七年（1868年）刻于石。碑文记述道：“旧多古木，夕阳西下，树影周遮，不见天日；草木际天，四望空阔；其中居人数十家，皆殷实。粉垣高屋掩映于竹堤松坞之外。其东北诸峰，林壑美处，有瀑布泉自东山源源而来，悬流数十丈，白映一村。耕者依山引水，田皆膏沃，出谷坚实而早于他乡。邑中山川清淋，当以此为第一。”碑文详尽描绘了金兰坝的瀑布、长桥、桃花、商贾、民风，活脱脱一个桃源仙境。

踩着金龙桥右前方的青石小径向上，一条古老的石板路突现眼前。偶尔会惊起几只野山鸡，“呱呱呱”地从脚下飞蹿出去。尽管园里的桃树不是很多，但树上的花儿不管天地间的情仇，犹自轻舞婆娑着，大小蝴蝶也在草丛野花中翩翩起舞。几只不知名的小鸟，从桃树的这枝跳到那枝，歌声悠扬婉转，悦耳动听，使人忘记一切烦恼。

据史料记载，这里曾经金谷翻浪，兰花溢野，还发生过可歌可泣的故事。据宋代《赵牟氏墓志铭》记载，金兰坝原名“轻难坝”。元末明初之际，战乱频繁，灾祸连年，人口锐减，此地也越发破败荒凉。明永乐年间，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迁徙中，有江西霍、戴、张三姓相遇同行，一路扶老携幼，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经磨难，辗转来到轻难坝。见此处虽因人烟稀少、极其偏僻，但有坝阔物阜、水丰地沃之利，更有“悬崖瀑布”白映一村之绝、“峡里桃花”红透彩云之俏，又有峰笔浮云、老鹰抱石、石牛卧波等美景。实乃山青水丽，气候宜人的膏腴灵秀之地。三姓逐安顿下来，拓荒建园，安居乐业。因险途结交深，患难识真情，三姓情谊日益深厚。为巩固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谊，让后人们世代传承友好下去，在一片盛开的桃林下，霍、戴、张三姓插香设供，请天地神灵作证，仿照三国刘关张而义结金兰，按辈分结拜为异性兄弟。为纪念这一重大义举，便改“轻难坝”为“金兰坝”。

站在山顶，极目远眺，流经小桃源的养生河水，像一张碧绿且透明的玻璃纸。从远处看，它似一条绿色的绸带；近处，河底游动的鱼虾清晰可见。袅袅升腾的雾气像洁白的面纱，遮掩着小河羞涩的脸。在这一片宁静之中，飞瀑也不甘落后。西面水崖飞瀑中喷溅出来的水珠，大的如珍珠，晶莹透亮，欢蹦乱跳；小的如烟尘，弥漫于空气之中，给山间林木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

除桃源外，金兰坝还有茆老山古墓、寡妇堰、古寨、瀑布等景观。古墓的年代可以追溯到东汉南北朝时期，历史悠久。

在农家小院四周，一方方碧澄似镜的鱼塘，倒映着蓝天白云。柔和的风在浓浓的诗意田间行走，吹醒一片嫣红。春光拂擦过的地方，烂漫的桃花露出娇羞的脸庞正如爱情覆盖在枝丫上，甜蜜而温柔。

上图：金兰坝鱼村冬景似天然“调色板”

图片来自人民视觉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